

Chun Zhong Qiu Shou

春 种 秋 收

郑用衡·著

大堆哥与小玉妹

唐山人在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un Zhong Qiu Shou

春 种 秋 收

郑用衡·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种秋收 / 郑用衡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213-04282-9

I. ①春…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3868 号

书 名	春种秋收
作 者	郑用衡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吴 华
责任校对	张志疆
封面设计	罗信文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力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8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282-9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春种秋收

Chunzhong Qiushou

序

1998年退休后,依旧全日制上班,审查施工图。其间,先后在省、地报刊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2008年和2009年,开始半日制打工审图,空闲之余又在键盘上敲打《春种秋收》这部书稿。

《春种秋收》包括两部姊妹长篇。其中《大堆哥与小玉妹》是以故乡农村为背景,描写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24岁的光棍大堆哥,收养外地来的6岁的小玉妹的故事。多年来,兄妹俩同锅吃、同炕睡,相亲相爱,相跟相随,任人流言蜚语,历经风雨坎坷,始终保持着“哥”就是哥、“妹”就是妹的亲情。历经36年,两人终成眷属,并得子成龙。《唐山人在浙江》以浙江省长广煤矿为背景,描写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全国劳模鰥夫赵伯和省级劳模寡妇钱婶,在生活上互帮互助、尊老爱幼且始终保持一定距离的纯真情感,在长达25年之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切皆有因果。种善的,广结善缘;种情的,终于守得情花开。世事莫道无常,春种秋收,乃是必然。

2010年元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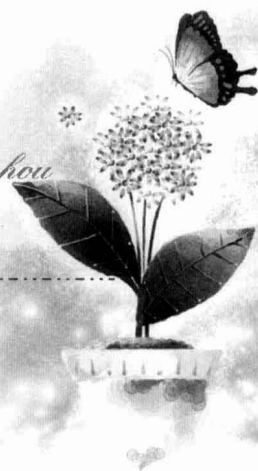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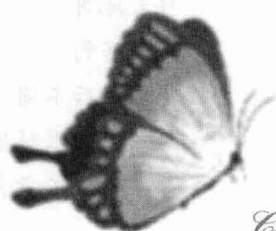
春种秋收
Chunzhong 种 *Qiushou* 秋收

目 录

大堆哥与小玉妹 / 1

唐山人在浙江 / 129





春种秋收
Chunzhong 种 *Qiu* 秋 *Shou* 收

大堆哥 与 小玉妹



我的故乡有这样一首歌谣：

小白菜呀！

心里黄(慌)啊

五生^①六岁没爹娘啊

跟着“哥哥”好好过呀

盼着为“哥”做新娘啊

一条炕呀

一间房啊

一张苇席铺中央啊

“哥”、“妹”、“姐”、“弟”三人睡呀

冬有暖来夏有凉啊

日月快呀

如梭忙啊

“妹”成花样大姑娘啊

“哥”是哥来“妹”是妹呀

哪怕旁人论短长啊

“哥哥”忙呀

盖新房啊

“妹妹”偷闲绣鸳鸯啊

掐指盼得佳期到呀

哥哥让弟做新郎啊

拜天地呀

入洞房啊

花烛之后不圆房啊

“妹妹”泪水肚里吞啊

苦在心里不肯言呀

日复日呀

年复年啊

春夏盼到雪茫茫啊

“哥哥”求仙又拜佛呀

盼孩儿盼得眼发蓝啊

岁月短呀

日月长啊

“妹妹”苦熬二十年啊

震灾弟弟遭不幸呀

“哥哥”、“姐姐”痛断肠啊

人有情呀

天帮忙啊

“哥哥”、“妹妹”配成双啊

“哥”过花甲喜得子呀

“妹”过四十才做娘啊

说起这首歌谣，还有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欲知详情，请听我慢慢道来——

① 方言，指五周岁(六虚岁)。



年末岁尾。大堆把棕红马、蓝布罩花轱辘小车停在一座青堂瓦舍门前，接少奶奶回婆家过年。

两扇黑漆大门打开。

先是孙少爷蹦蹦跳跳地跑出来，接着就是素装得体、清秀端庄的少奶奶跨出门坎儿，后面跟着送行的家人。

大堆放下马鞭，弯腰把孙少爷抱上车。接着，少奶奶伸出纤细的左手待大堆扶她上车。

大堆低声：“我手凉，少奶奶请扶着我胳膊上车。”

少奶奶和家人挥手作别。

大堆要放下车帘，少奶奶操着轻柔的语音笑着说：“不用放，我们是顺风路。”

弯曲的黄土路上，马车在串铃声中颠簸着前进。

少奶奶望着数日不见的大堆的后影，心里想着：寡居在婆家六年，最高兴的就是每到三更能听到大堆去马棚添夜草，走过自己门前的脚步声。白天，大堆为马上草，走过自己门前，却有一帘之隔；夜里，大堆给马上草，走过自己门前，又有门扇之阻。虽近在咫尺，却都不能接近。难得今日大堆跨在车辕上，少奶奶有意往车前坐坐，闻着大堆身上散发的气息，和大堆情意绵绵地叙话。怎奈情长路短，二十多里的路程，眨眼就到了婆家村边。

车停在婆家门前。大堆先把孙少爷抱下车，接着少奶奶伸出右手待大堆扶他下车。没等大堆放下马鞭，少奶奶就抓住大堆那举着马鞭的手慢慢下了马车。少奶奶两脚落地站稳后，手还不肯松开。直到婆家有人出来，才佯笑着说：“腿在车上压麻了。”这才慢慢把手放开。大堆这二十四岁的光棍汉，心里何曾不知其意，可又怕脏了少奶奶的手。

二

浓重的夜色不见星月。只有少奶奶屋里的雕花窗棂上还亮着橘黄色的灯光。

少奶奶早已把孩子哄睡，门也没关，对着孤灯静静地等待着她最爱听的声音。少时，大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少奶奶挑开门帘柔声细语地说：“大堆你进来。”

大堆怔住不动。

少奶奶：“你进来呀！”

大堆仍不敢动。

少奶奶只好改口：“我从娘家拿来了花生，给你兄弟疙瘩拿点儿去吃。”大堆才略略缓过神来，脚却仍没敢迈过门坎儿。

大堆接过花生千恩万谢转身就走，少奶奶又挑开门帘细语轻声地说：“大堆你回来！”

大堆又是一惊，忐忑着回来：“少奶奶还有啥吩咐？”

少奶奶见大堆还是不肯跨过门坎儿，无奈地叹道：“啊，没别的事，你要小心后门口有冰别滑跤。”

大堆：“少奶奶，你放心，我记下了。我回家时把后大门从外锁好，你就安心睡吧。”

回家的路上，大堆在想：少奶奶平时一直待人不错，但今日的一些举动更与平素不同。可怜的少奶奶才二十七就守了六年的寡，真是不易。除了这片家业，常年就守着个小孙少爷。住在这深宅大院的最里边，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几回成年男人，啥是个熬头？难道非熬到半老徐娘、白发枯槁不成？也真是叫人同情。她高兴和咱说话，咱就多搭几句；她喜欢摸咱的手，只要她不嫌脏，就给她摸摸；但有一点，人家出身门第高，家大业大，咱这个泥瓦罐子可千万不能一时管不住自己，毁了少奶奶那金镶玉瓶的好名声。再则老东家信任咱忠厚老实，才把这上夜草反锁后门的差事交给咱，如果出了闪失，一是对不起老东家，二是来生也要被爹妈扒皮抽筋。前日，老东家已吩咐：过年后要早、中、晚往返六趟背孙少



爷去镇上念私塾。非秋收忙月地里活不用干,除了上夜草就是扫院、挑水,有事出车,都忙完还可偷闲照管一下自个家事。这样每年还多加给一石红高粱。大堆再三告诫自己:千万要管住自个儿。

三

腊月年关,家家开始忙年。而隔壁二爹气喘病复发,着急欠北山沙河桥镇蜡房做蜡烛芯用的细芦苇不能去送。大堆问过老东家明天无事不用出车,当晚就把前庭后院通通打扫干净,将几缸水全部挑满,准备第二天起个大早替二爹去送蜡芯芦苇,顺便推上两百斤有名的玉田大白菜,指望可以卖个好价钱。

四

第二天,听闻第一声鸡叫,大堆掀开棉被,灯也不点,摸黑把疙瘩那边的被子掖好,悄悄穿衣下炕。回身把门轻轻掩上,在院里摸索着检查一遍昨晚捆绑在独轮车上的那两筐白菜和两捆细芦苇蜡芯;又把昨晚剩下的红高粱干饭倒进车兜,再摸摸三年前娘去世时少奶奶给的那个精巧的钱褡裢,心里美滋滋地想着:今天去卖菜是第一回用它装自己的钱。但又忧虑着不知何时才能攒够钱还给少奶奶。最后转身扒开秫秸寨子,隔窗轻轻叫醒二妈:“我走了,晚上帮我烧炕,哄疙瘩在被窝里等我给他买小炮、糖瓜和花生来。”

二妈的窗上传出和善的嘱咐声:“兵荒马乱的,路上当心!”接着又传出二爹那有气无力的声音:“蜡芯交给郑记蜡房掌柜,人家秋天就付了钱,别再要钱了。”

五

大堆推着两百多斤的重车,摸黑走在家门前的熟路上,倒并不感到吃力。

天越来越亮，大堆的脚步也越来越快，呼出的热气在两道浓眉和唇边胡茬上结满白霜。肚子饿了就停下车，弯腰从车兜里抓两把冻成块的高粱米饭，边吃边往前赶，唯恐过晌散集卖不掉白菜。

走山路虽很吃力，但心里盘算着，趁年前有空，起个大早翻它几十里山路，送去芦苇省得二爹着急；卖了白菜，过年时给疙瘩买小炮、糖瓜、花生的钱也就有了；顺便给二妈买一斤北山蘑菇，二爹病得不轻，再买几个北山大柿子孝敬孝敬。爹妈走后这几年全仗二爹、二妈照应了。

时已近午，总算到了沙河桥集市。大堆第一次来沙流河镇，顾不得多看，交完蜡芯，忙着赶到菜场，然而已是人货俱稀，只好把白菜低价出手。

大堆慎重地把钱装进褡裢里之后，胡乱地整理一下独轮车上的菜筐和盖菜的草帘，推车就往闹市街去。心想：买完东西再找个背风的地方歇歇脚，吃点干粮就得往回赶。几十里路，前半夜能到家就不错了，免得疙瘩惦记着小炮、糖瓜、花生而不睡。

六

正午起风。去闹市的路上，迎面破庙内一人探头向大堆招手，大堆停车上前。

“小哥请问，你可是南边人？”大堆茫然不解，只是点头。那人似乎松了口气，环顾四周无人，既惊恐又坦诚地乞求着：“我看你是个好人，今有一事相托。”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这是我闺女，她妈遭日本人害后，自个吊死了。我打了特务，特务叫我今天把闺女送镇公所去侍候皇军。”那人说着流下泪来，恳求道：“我咋能亲手把孩子送进火坑呢，就劳你收养下吧！”

说话之际，远方传来“呜呜”的汽车声。

那人惊恐万状：“鬼子清乡回来了！我得快跑！”说着拔腿就跑，被大堆一把拽住：“别动！”

眼看汽车卷起的滚滚黄尘已近破庙。

大堆惊恐之余保持镇定：“你往哪儿跑？！”

“我上奉天（沈阳）。”那人推开大堆双手，刚拔腿又被大堆拽住：“上奉天闯

关东路远，给！把这带上。”大堆说着掏出钱褡裢一把塞在那人手里。那人执意不收。

大堆急切而真诚地说：“日后有钱还我。”说着又把钱褡裢塞到那人手里。

那人双手抱拳挥泪：“恩人，拜托！”说罢欲跪，被大堆扶住并往外送了一把：“你的孩子尽管放心，多加保重！”

那人仓皇转身，叮嘱大堆：“这事你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快！你们也赶快离开！”女孩见爹一走，用孤独无助的眼神望着大堆，开口欲哭，被大堆用手掌掩住。

霎时，鬼子的汽车卷着黄尘飞驰而过。

大堆惊魂不定，慌忙把女孩装进菜筐，盖上草帘推车就走。

七

大风不过晌，过晌呼呼响。转过山窝，大堆总算松了口气，找个背风向阳坡停下车，掀开草帘把女孩从筐里抱出。

女孩双脚冻得失去知觉不能站立，大堆解开腰带把她的双脚揣在自己怀里，又用手掌擦去女孩儿腮边的眼泪，拣一张干枯的树叶刮净女孩的鼻子。女孩的双脚慢慢恢复了知觉，大堆解下车兜的饭袋，女孩儿手还麻木着，抓不住冷饭。大堆就用手把冷饭一把一把地捂进女孩儿嘴里。女孩儿吃饱了，大堆看看冷饭所剩无几，没吃，忍饥留给女孩儿路上备用。

风越刮越大。大堆摘下头上的毡帽给女孩戴上，自己解下腰带缠在头上御寒，捡一条枯藤束在腰间防风。然后，又找来一块大石头压在独轮车另一边菜筐内配重，把女孩抱进菜筐，起程赶路回家。

没走几步，女孩头上的毡帽被大风吹走，大堆只好又把自己头上缠的腰带解下缠在女孩头上。

八

冬夜的村街，黑幕沉沉静如止水。大堆看见自家窗上还亮着昏暗的灯光，知道疙瘩不点灯是不敢睡觉的，停下车轻轻推开秫秸排门。

始终未睡的疙瘩闻声高叫：“哥！”声音打破了夜的沉寂，隔壁二妈点亮了灯。

大堆扒开寨子，压声低叫道：“二妈，快过来帮忙！”

二妈闻声感到奇怪，疑惑着不知出了啥事，慌忙系着棉袄扣子过来。

大堆一声没响，就从菜筐里抱出一个孩子。

二妈直愣愣地吓了一跳：“这——”

大堆没等二妈开口，就说：“您先别问，把她领过去烧点水给她洗洗。中午、晚上我都没吃，得先点火做饭。”

这时屋里的疙瘩正急叫着要小炮、糖瓜。大堆附耳对二妈说了什么，二妈立即隔窗对疙瘩说：“东西都买来了，一会儿二妈给你送来！”

二妈说罢拉着那孩子走去，心里埋怨大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缺吃少穿的日子，家里有一个疙瘩就够受了，又平白无故扯来个“二不弄”，真是自找麻烦。二妈走到自家窗下，又听到老头子不断的咳声。

二妈烧好水，把那不声不响的孩子拉到面前，解开头上缠的腰带一看：“呀！你看，是个闺女。”高兴地向二爹低声叫起来：“真看不出这老实巴交的大堆还有这小心数，等这孩子长大成人后，大堆就不愁没‘人’成家了。”

二妈把女孩洗得干干净净，这时隔壁又传来疙瘩要东西的叫声。二妈不再答理，只是欣喜地端详着小闺女：乌黑的头发、瓜子脸，两腮上挂了一对浅浅的小酒窝，浓眉下那双大眼透着一股精气。

二妈真是看不够喜不尽。二妈问过小闺女，今年六岁，属猪，叫小玉。接着又说：“我是二妈，炕上睡的是二爹，推你回来的你要叫哥，那边吵闹的你要叫弟。”说完就想拉着小玉到大堆那去吃饭。

隔壁疙瘩又在叫着要东西。二妈突然想起上午小外孙来看姥爷，没啥吃的，在火盆上炒的玉米花还有一把，抓去先把疙瘩骗过去再说。



大堆把玉米花分给小玉一半。吃惯独食的疙瘩不干。小玉把自己的立即都推给疙瘩。大堆用眼瞪着疙瘩，扒过玉米花又还给小玉。疙瘩又闹，小玉看看大堆，自己只留两个，其余的又都推给疙瘩。

大堆叫小玉上炕睡觉，疙瘩不让：“她不是咱家人！”

大堆哄着疙瘩：“她是咱家人，你要叫姐姐。”疙瘩摇头。

大堆又说：“往后姐姐天天和你玩，她会给你讲故事。”疙瘩没响，但决不把热炕头让给小玉，一定要挨着哥睡，无奈的大堆只好叫小玉睡炕脚了。

疙瘩、小玉都穿肚兜睡觉。大堆不肯让小玉看见自己连肚兜都没穿那赤条条的身子，就先吹了灯才上炕脱衣，又把脱下的棉袄加在小玉那边的被子上。

九

次日清晨。轻轻的开门声使大堆从酣睡中醒来。睁眼见小玉捧着尿罐站在门前不知何去何从，大堆急忙下炕，边趿着鞋边叫：“小玉放下！我来！”

大堆在灶上煮粥，小玉在灶下，边烧火边看大堆往锅里添多少水，下多少高粱糝儿，又不时掀开门帘看疙瘩睡没睡醒。

饭后大堆要疙瘩喊小玉姐姐，疙瘩不肯。小玉拿出昨晚自己的两个玉米花，疙瘩才叫了姐姐。

一〇

背风、向阳的屋檐下。疙瘩缠着姐姐说古籍。小玉叫疙瘩把手伸出来，拍着疙瘩的小手说起来：“说古籍，道古籍，南庄有只老母鸡，下了八个蛋，孵了九只鸡。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小玉边数边搔疙瘩手心的痒痒。疙瘩笑得东躲西闪。疙瘩还缠着姐姐再说古籍，小玉又拍着疙瘩的小手说：“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做啥？做鞋做袜，点灯说话。”

疙瘩笑问：“姐姐，说啥话？”

小玉笑笑：“等你长大娶了媳妇就知道了。”

大堆在一旁搓着麻绳，见小玉和疙瘩姐弟俩玩得亲热，欣慰不已。

少时，几个年岁不等的小姑娘拥着二妈进来。小玉慌忙起身，面色羞赧。

二妈对女孩们说：“她叫小玉。不过，她的小名不许你们叫，按辈分你们该叫姑的叫姑，该叫姑奶的叫姑奶。”

最大的一个女孩对二妈说：“二太，你说她是大堆爷用白菜换来的童养媳妇儿，那我不能叫姑奶，应当叫大奶才对呀！”

一旁搓麻绳的大堆闻声，急切地笑对二妈：“您对孩子们都说些啥了？”

二妈分辨道：“说啥了？早晚是那回事。”二妈又转口对孩子们说：“不过现在你还不能叫大奶，等小玉长大和你大堆爷成亲圆房后，再改口叫大奶。”

大堆赶忙丢下手上活，对二妈说：“您别越扯越远了，压根不是那回事。”

“哪回事？哪回事？”随着重叠的追问声，大堆回头看西隔壁三牛哥扒开秫秸寨子伸过头来，向大堆招手，狡黠地附着大堆耳朵说：“昨夜你在胯裆里都把人家焐了一夜，那算哪回事？啊？”三牛不等大堆争辩，又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家有一百零一条被呀！”

这些粗俗、戏谑的话在场的孩子们只顾玩耍没有听见，二妈却听得真真切切，便拉下脸嗔怪道：“三牛，你可别乱咬舌根，咱大堆可不是那号人。你看着眼馋，有本事也找个来。”

三牛摇着手：“大堆兄弟有福气，弄两百斤白菜，往返走一百多里，老天爷就甩给他块馅饼。我这二五眼的狗屎命，就是弄四百斤白菜，走二百多里，恐怕老天爷也不会赏我。”

大堆想把话岔开，还没开口，就见三牛把手一挥：“三哥服你有本事、有福气！交上桃花运了！”说着笑着把头撤回。大堆想，和二妈都不能说的事，哪能和你快嘴三牛说呢。

事后小玉问二妈：“为啥要别人叫我姑或姑奶呀？”

二妈说：“咱家几代都穷，男人年轻娶不上亲，到老碰巧娶个二婚，生孩子都晚，就落个高辈分。”小玉点头。

二妈又嘱咐小玉：“你是长辈，往后在孩子们面前，说话、做事都要有个长辈的样子。”小玉又点点头。



一一

大堆用两百斤白菜换来个小媳妇的消息，眨眼传遍全庄。大家听后，最多也只是议论一番，没人放在心上。然而，当消息传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少奶奶耳里，却使这位大户人家的少奶奶数日心绪不宁。几天来，大堆只见少奶奶精神不好，但少奶奶不曾问起，大堆也觉得没必要和少奶奶多说。

几天过后，少奶奶终于打起精神，问大堆：“听说你用白菜换来个小媳妇？”见大堆腼腆一笑，没有说话，又接着说：“把她领过来给我看看。”

一二

傍晚。大堆领小玉进了东家大门。穿堂过院，小玉不辨东西南北，终于进了少奶奶的内房。小玉进门时少奶奶并没在意，在意的是大堆这几年来第一回迈进了这个门坎儿，真叫少奶奶百般滋味在心头。

少时，少奶奶才把眼光转向小玉身上：“叫啥呀？几岁了？”

小玉低着头：“叫小玉，属猪的，六岁。”

少奶奶一听：“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闺女，快过来给我仔细看看模样。”说着拉过小玉仔细端详：“呀！这么漂亮啊！大堆呀你真有眼力，有福气！”

小玉羞赧着：“少奶奶您说偏了。”

少奶奶听了又是一惊。心想：即使是在大户人家，才六岁的孩子也说不出这样话来。摸着小玉光滑的小辫：“好孩子真会说话，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妈，真够可怜的。”

少奶奶起身把花生、山楂拿来，给小玉满满地装了两个口袋。临走又打开柜子拿出一块花布：“拿回去，叫你二妈做一件新衣裳过年。”

大堆和小玉走后，少奶奶心里虽是怅然若失，说不出是啥滋味，但想想小玉那可怜的孩子遇上大堆这好心人，也是一辈子的福气。

一三

大堆打完长工回到家里，只要有一点空闲就搓麻绳。搓一段，停下手，直起腰，扯几丝麻，弯下腰再搓。

小玉给疙瘩剪好纸人，骗他自己在窗台上玩，就悄悄地走过去帮哥扯麻。大堆搓完一段还没直腰，小玉就把一缕麻递到哥的手上。

大堆抬头笑着看看小玉，心想：这孩子眼里有活。如此一来，兄妹俩一人递一人搓，大堆手上的劲头越来越大，工效可提高一倍。

大堆搓着麻和小玉说：“咱家没地不能种麻，把人家的麻拿来，咱抽空搓成绳卖掉再还人家麻钱，就能赚到搓手钱。”

小玉听哥说搓绳能赚钱，就用秫秸插成一匹马的样子，叫疙瘩学着插，自个儿就学哥搓麻绳，两只小手搓来搓去搓不转，后来就试着用手在大腿上捻，真的捻出了细麻绳。

院中传来一串串笑声。几个小姑娘带来五彩针线跟小玉来学做“姑姑靴子”。

小玉按照二妈的嘱咐，真像个长辈一般，招呼着侄女或孙女们。一边忙着把矮凳、蒲团等搬到向阳的屋檐下叫大家坐下，一边说：“是呀，明儿是腊八节了，我老姑教我做针线也是从腊八这天学做‘姑姑靴’开始的。”

小玉一边教，一边又说：“我们女孩儿家从小不学好针线，找婆家过了门要受男人和婆婆气的。”小玉就像老长辈一样对晚辈们说教着。

一个女孩儿说：“我手笨学不好，赶明儿我就像你一样找个大堆叔这样的好人，又没婆婆管着，多好啊。”

“不要脸！不要脸！想找男人啦！”

“羞死人！羞死人！真羞死人了！”女孩儿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笑着，打着闹着。小玉站起来：“好了，好了！眼看快晌午了，咱快把活做好。”

大堆又听小玉告诉大家：“明天吃完腊八粥，把碗里的红枣、栗子塞进‘姑姑靴’，埋在自家粪堆里，过年那天，‘姑姑’就会显灵、显圣，明年开春用这种粪种庄稼准能多打粮食。”